

辽东文献徵略

(三)

遼東文獻徵略卷五

人物第四上

漢末三賢

管寧 邴原 王烈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遊學於異國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宴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

文帝卽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

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旣已西渡盡

封還之

三國魏志本傳

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爲

盧鑿壤爲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日而成邑遂講詩

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

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

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寧遣令西還度庶子

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爲號而內實有王心卑己崇禮欲官

寧以自鎖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

裴松之三國志注引傳子

寧所

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鬪閱寧患之乃多買器

分置井旁汲以待之又不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爲乃各相責不復鬪訟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著涼處自爲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鬪訟之聲

禮讓移於海表

同上引皇甫謐高士傳

管寧在家恆著皁帽

藝文類聚六十七引

魏略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撝尚稱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畏其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欲殺劉政以其爲已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

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
矣尙奚拘政之家不如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
皆得歸故鄉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
教授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辟爲司空掾

三國志
本傳

原遂到遼東

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
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
由已而成浮祀乃辯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後原欲
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
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
遣五官掾奉同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

之雄若棊奕爭梟原於是遂復反還積十餘年後乃遁還南行
已數日而度甫覺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
鶴非鶉鷄之網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免危難

同上

引邴原
別傳

王烈字彥方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
太祖命爲丞相掾未至卒於海表

同上

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回

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樂
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衰世弊識真者少國黨之人自相譏謗
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爲人所害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
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太祖累徵召遼東爲

解而不遣以建安二十三年寢疾年七十八而終

同上引先賢行狀

論曰遼東之俗尙氣好鬪三賢化之遂成良俗迄二千年流風未沫其澤遠矣班固有言玄菟樂浪之俗民不相盜是以無門戶之閉自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而俗稍益薄然則遼俗本敦厚流於偷薄由於厲客流人導之使然班氏又曰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欲居九夷遼東爲古東夷之地說文東方之人爲夷夷與人爲一聲之轉又有仁誼東夷之俗仁故命之曰夷

西曰秋南曰蠻北曰貉或从犬从虫从豸皆明非人類獨夷从大大象人形

孔

子而欲居之不亦宜乎輓近中土之人拘於方隅之見橫謂

遼東僻壤不可與居發之文章被之聲詩者不可以一二數

鄭蘇堪孝胥宜統庚戌避奉天寓泉河時北俗雜豪映風雅
磨集屠沽作都會沈吟移徙誰與言自恹邊塵損文字其鄙

視遼人之意然而漢末三賢獨去中原而居此鄉觀其講學
溢於詞表

明禮繫錢示信安處東國若終身焉詩不云乎適彼樂土爰
得我所此之謂也奚必局於一隅而以故見自封乎

海城縣志云城北五十五里有管公屯相傳管寧依公孫度
時居此毓馥按史謂寧居郡北而今管公屯則在郡南與史
不合疑爲後人之增會 方輿紀要金州衛下三山島在城
南海中天啓中毛文龍言三山島在旅順東三百里從島可
以入旅順乾隆一統志三山島在寧海縣南七十里相近有

小三山島吳承志云毛文龍云在旅順東三百里無此羸數三字必衍百里爲正數唐書高麗傳始帝決意取虜詔陝州刺史孫伏伽萊州刺史李道裕儲糧械於三山浦寰宇記云三山在掖縣北五十里據此則有二三山皆爲自魯入遼海道必經之徑原之所止當在三山島以航行未久故去而復返也

趙至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年十三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後隨張嗣宗到涇川欲因入吳而嗣宗卒乃向遼西占戶焉

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敘離并陳其志書
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遁之舉
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逝背榮譙辭倫
好經迴路造沙漠鷄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
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攸隔或乃迴風狂
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
顛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咏溝渠良不可
度斯亦行路之艱雖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芷傾頓桂林
移植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每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所以
怵惕於長衢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

將植橘柚於玄朔榮華耦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於龔
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
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難懸
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而遄征太陽戢曜則
情劬而夕惕肆日平隰則寥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掩寂而無
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顧景中
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厲龍嘯大野獸睇六合猛志紛
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嶽蹴崑崙
使西倒蹋太山使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
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憤悵

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濯秀清流晞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
之渚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疇交其左聲
名馳其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
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
矣嵇生遠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
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
臨紙意結知復何云

此書亦見文選

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精辯有縱

橫才氣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
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九獄

見稱精密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慟哭歐血卒年三十

七

晉書文苑傳

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安與先君書故具列

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子太子舍人蕃字

茂齊與至同年相親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

文選四十三李善注引然

紹集

毓敝按干寶晉紀以爲呂安與嵇康書嵇紹集以爲至與茂

齊書李善注文選時不能定其適從故兩存之唐修晉書從

嵇紹集故附至傳又文選注謂至詣遼東州辟爲從事而晉

書則謂占戶遼西幽州辟都從事亦有歧疑晉遼西郡爲今

渝關以內舊永平府地至雖占戶其間與吾遼東不相涉也
愚從縉紹集詣遼東之文故以趙至入錄而定其占戶遼東

焉

晉書地理志遼西郡屬幽州故幽州辟至爲從事

東丹王

義宗名貝

原作倍

小字托雲

原作圖欲

太祖長子幼聰敏好學外寬內

摯神冊元年春立爲皇太子天顯元年從征渤海拔扶餘城上
欲括戶口貝諫曰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勢
徑造忽汗城破之必矣太祖從之貝與大元帥德光爲前鋒夜
圍忽汗城大譟譟窮蹙請降尋復叛太祖破之改其國曰東丹
名其城曰天福以貝爲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

稱制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匹上諭曰此地瀕海非可久居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駕將還作歌以獻陛辭太祖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貝號泣而出太祖訃至貝卽日奔赴山陵貝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大元帥卽皇帝位是爲太宗太宗旣立見疑以東平爲南京徙貝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貝旣歸國命王繼遠撰建南京碑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貝貝因畋海上使再至貝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泰

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携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唐以天子儀衛迎貝至汴明宗賜姓東丹名之曰慕華拜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復賜姓李名贊華後明宗養子從珂弑其君自立貝密報太宗從珂弑君盍討之及太宗加兵於洛從珂欲自焚召貝與俱貝不從遣壯士李彥紳害之時年三十八有一僧爲收瘞之後太宗改葬於醫巫閭山諡曰文武元皇世宗卽位諡讓國皇帝陵曰顯陵統和中更諡文獻重熙二十年增諡文獻欽義皇帝廟號義宗初市書至萬卷藏於醫巫閭絕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碯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

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

遼史宗室列傳

神册三年幸遼陽故城四年丙寅修遼陽故城以漢民渤海戶

實之改爲東平郡

同上太祖本紀

東丹王宮在遼陽路按本路圖册在府之東北隅有讓國皇帝

御容殿

滿洲源流考引元一統志

都司城內東丹國新建南京碑銘在宮門之南

明一統志按此兩條盛京通

志探之並注其下云故址無考

宜州東丹王每秋畋於此

遼史地理志

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又行七八日至錦州又行五

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

五代史記